

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

馬 周穆王八駿 漢文帝九逸 隋文帝獅子驄 唐玄宗龍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驄
曹洪 司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寶 張納之 宋蔡 舞馬 續坤 楊翁佛 季南
趙固 韓晞 江東客馬 陳璋
馬

馬、虜中護蘭馬，五白馬也，亦曰玉面。諳真馬，十三歲馬也。以十三歲已下，可以留種。馬八尺。戎馬八尺，田馬七尺，駑馬六尺。瓜州飼馬以檳草，沙州以茨萁，涼州以勃突渾，蜀以稗草。以蘿蔔根飼馬，馬肥。安北飼馬以沙蓬狼針。大食國出解人語馬。悉怛國恒幹國出好馬。馬四歲兩齒，至二十歲，齒盡平。體名有輸鼠外覺、烏頭龍、翅虎口。豬槽飼馬，石灰泥槽，汗而係門，三事落駒。回毛在頸，白馬黑毛，鞍下腋下回毛。左脅白毛，左右後足白，白馬四足黑，目下橫毛，黃馬白喙，旋毛在吻，後汗溝上通尾本，目赤睫亂及反睫，白馬黑目，目白卻視，並不可騎。夜眼名附蟬，戶肝名縣烽，亦曰雞舌。緣秩方言，以地黃甘草啖，五十歲生三駒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吐火羅國波訕山陽石壁上有一孔，恒有馬尿流出，至七月平旦，石崖間有石閣道，便不見。至此日，厭嗟人取草馬，置池邊與集，生駒皆汗血，日行千里。今名無數頗梨，隨西域中浴，須臾即回。《圖記》云：吐火羅國北有屋數頗梨山，即宋雲所云波訕山者也。南崖穴中，神馬糞流出。商胡曹波比親見焉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浴馬港，疏水流也。漢時，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。馬形皆小，似巴滇馬，遂名其孔為馬穴。初得此馬，乘出沔水上浴之，遂名其處曰浴馬溉。沔頓宿，今名騎亭。三國時，陸遜攻襄陽，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，遜載還建業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漢章帝時，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，治化尤異。神馬四匹，出滇池河中。唐武德五年三月，景谷縣治西，水有龍馬，身長八九尺，龍形，有鱗甲，橫文五色，龍身馬首，頂有二角，白色，口銜一物，長可三四尺。凌波回顧，百餘步而沒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西陵北陸行三十里，有石穴名馬穴，常有白馬出此穴。人逐之，潛行出漢中。漢中人失馬，亦出此穴，相去數千里。今馬穴山在峽州夷陵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周穆王八駿

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，巡行天下，馭八龍之馬。一名絕地，足不踐土；二名翻羽，行越飛禽；三名奔霄，夜行萬里；四名越影，逐日而行；五名逾輝，毛色炳耀；六名超光，一形十影；七名騰霧，乘雲而趨；八名挾翼，身有肉翅。遍而駕焉，按轡徐行，以巡天下之域。穆王神智遠謀，使轍跡遍於四海。故絕地之物，不期而自報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漢文帝九逸

漢文帝自代還，有良馬九匹，皆天下之駿。一名浮雲，二名赤電，三名絕群，四名逸驃，五名紫燕騮，六名綠螭驄，七名龍子，八名鱗駒，九名絕塵，號名九逸。有來宜能御馬，代王號為王良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隋文帝獅子驄

隋文皇帝時，大宛國獻千里馬，鬃曳地，號獅子驄。上置之馬群，陸梁，人莫能制。上令並群驅來，謂左右曰：「誰能馭之？」郎將裴仁基曰：「臣能制之。」遂攘袂向前，去十餘步，躡身騰上，一手撮耳，一手摳目，馬戰不敢動，乃鞿乘之。朝發西京，暮至東洛，後隋末不知所在。唐文武聖皇帝敕天下訪之，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，老於朝邑市面家，挽磴，駿尾焦禿，皮肉穿穴，及見之悲泣。帝自出長樂坡，馬到新豐，向西鳴躍。帝得之甚喜，齒口並平。飼以鐘乳，仍生五駒，皆千里足也。後不知所在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唐玄宗龍馬

海岱之間出玄黃石，或云茹之可以長生。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彩而貢焉。開元二十七年，江夏李邕為臨淄守。是歲秋，因入山彩玄黃石，忽遇一翁，質甚妙，而豐度明秀，髭鬚極豐。衣褐衣，自道左出，叩李邕馬。且告曰：「君侯躬自採藥，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翁曰：「聖主當獲龍馬，則享國萬歲，無勞採藥耳。」邕曰：「龍馬安在？」答曰：「當在齊魯之郊。若獲之，即是太平之符，雖麟鳳龜龍，不足以並其瑞。」邕方命駕以後乘，遽亡見矣。邕大異之，顧謂從事曰：「得非神人乎？」即命其吏王乾貞者，求龍馬於齊魯之間。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，乾真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。其色騅毛，兩脅有鱗甲，鬃尾若龍之鬣，嘶鳴真□笛之??音，日馳三百里。乾真訊其所自，會恩曰：「吾獨有牝馬，常浴於淄水，遂有胎而產。因以龍子呼之。」乾真即白於邕，邕甚喜，以表其事獻之，上大悅，詔內閒廐異其芻豢，命畫工圖其狀，用頒示中外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代宗九花虬

代宗命御馬九花虬並紫玉鞭轡，以賜郭子儀。子儀固讓久之。上曰：「此馬高大，稱卿儀質，不必讓也。」子儀身長六尺八寸。九花虬，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，額高九尺，毛拳如鱗，頭頸鬃鬣，真虬龍也。每一嘶，即群馬聳耳，以身被九花，故號九花虬。上往日東幸，觀獵於田，不覺日暮。忽顧謂侍臣曰：「行宮去此幾里？」奏曰：「四十里。」上令速鞭，恐礙夜。而九花虬緩緩然，如三五里而已，侍從奔驟，無有及者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德宗神智驄

德宗西幸，有二馬，一號神智驄，一號如意騮，皆如上意，故常謂之功臣。耳中有毛，引之一尺。《馬經》云：「耳中有毛者，日行千里。」一日花柳方春，上遊幸諸苑。侍者進瑞鞭，指二驄語近臣曰：「昔朕西幸，有二駿，謂之二絕。今獲此鞭，可謂三絕。」遂命酒飲之。因吟曰：「駕鴛赭白齒新齊。晚日花開散碧蹄。玉勒門回初噴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」即中書舍人韓翃詩也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德宗幸梁洋，唯御騅馬，號曰望雲騅，駕還，飼以一品料。暇日牽而視之，必長鳴四顧，若感恩之狀。後老死飛龍廐中，貴戚畫為圖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曹洪

魏曹洪，武帝從弟，家盈產業，駿馬成群。武帝討董卓，夜行失馬，洪以其所乘馬曰白鶴，與武帝乘。此馬走，唯覺耳中風聲，腳似不踐地。至深水，洪不能得渡。武帝引首上馬，共濟深水，行數百里，瞬息而至。下視馬足，皆不濕。帝曰：「此馬神也。」

風行也，為一代神駿。諺云：「憑空虛躍，曹家白鶴。」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司馬休之

晉司馬休之為荊州，宋公遣使圍之。休之未覺，常所乘馬，養於床前，忽連鳴不食，注目視鞍。休之試鞮之，即不動。鞮訖還坐，馬又驚跳，如此者數四。騎馬即驟出門，奔馳數里，休之顧望，已有使至矣。遂去而獲免。（出《渚宮故事》）

慕容廆

慕容廆初有赭白馬，常自乘之。既為石虎所圍，力弱，分將危陷，棄眾將逃。以此馬奔而鞮之，馬見鞍，輒蹄齧不得近，乃止。俄而鄴使至，石虎國有難，虎旋歸。至是時，馬年四十九歲矣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秦叔寶

唐秦叔寶所乘馬，號忽雷駁，嘗飲以酒。每於月明中試，能豎越三領黑氈。及胡公卒，嘶鳴不食而死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納之

德州刺史張納之，一白馬，其色如練。父雄為數州刺史，常乘。雄薨，子敬之為考功郎中，改壽州刺史，又乘此馬。敬之薨，弟納之，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，入為國子祭酒，出為常州刺史。至今猶在，計八十餘，極肥健，行驟，腳不散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宋蔡

廣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。蔡先代胡人也，歸漢三世矣。忽生一子，深目而高鼻。蔡疑其非嗣，將不舉。須臾，赤草馬生一白駒。蔡悟曰：「我家先有白馬，種絕已二十五年，今又復生。吾曾祖貌胡，今此子復其先也，遂養之。故曰白馬活胡兒，此其謂也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舞馬

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，分為左右。各有部，目為某寵某家驕。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，上俾之教習，無不曲盡其妙。因命衣以文繡，絡以金銀，飾其鬃鬣，間雜珠玉，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，奮首鼓尾，縱橫應節。又施三層板床，乘馬而上，旋轉如飛。或命壯士舉一榻，馬舞於榻上，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，皆衣淡黃衫，文玉帶，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，每千秋節，命舞於勤政樓下。其後上既幸蜀，舞馬亦散在人間。祿山常睹其舞而心愛之。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。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，不之知也，雜之戰馬，置之外棧。忽一日，軍中享士，樂作，馬舞不能已，廝養皆謂其為妖，擁彗以擊之。馬謂其舞不中節，抑揚頓挫，猶存故態。廋吏遽以馬怪白。承嗣命極之，甚酷，馬舞甚整，而鞭撻愈加，竟斃於櫪下。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，懼暴而終不敢言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續坤

咸通乾符中，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醫和之術，評脈知吉凶休咎，至於得失，皆可預言。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，服醫藥而愈，所酬帛甚多，仍以邊馬一匹留贈，馬之骨相甚奇，然步驟多蹶。雖制以銜勒，加之鞭策，而芭段之性，竟莫能改。坤以浪費芻粟，托人以賤價賣之。求駿者才試，還復如此，累月不售。鄰伍有王生，貨易於中貴之門，頗甚貧窶，忽詣坤云：「有青州監軍將發，須鞍馬備行李。亦知馳騁非駿，但欲置於牽控之間。」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，亦不約鬻馬之價。自此經旬不至，謂其脫略亡逸。一旦復來，所直且逾十萬。坤既獲善價，因以十千遺之。俄見王生，易衣裝，致僕馬，至於妻孥服飾，亦皆鮮潔。或曰：「王生賣馬，金帛兼資，計三四百萬。坤甚驚，試詢其事，王生初不備說。坤曰：「某以無用之物，獲價頗多，但未知駑劣之材，何以至此？」云：「初致馬於青社監軍，舉足如有羈絆。及將還，途遇小馬坊中使，因遣留試。信宿而往，不復見焉，密詢左右，數日前，魏博進一馬，毛骨大小與此同，聖人常乘打球，駿異未有偶（御廄有馬，毛色相類者，咸有其對。）。將到日，方遣調習步驟，綦轉如風，今則進御數朝，所賜之物甚厚。其後王生因大索起價，遂以四百萬酬之。是以物逢時亦有數，不遇其主，則駑驥莫分。乃知耕莘野，築傅岩，未遇良途，奚異於此。」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楊翁佛（別鳥語）

漢廣陵楊翁佛聽鳥獸之音，乘蹇驢之野，田間有放眇馬，相遇，鳴聲相聞。翁佛謂其御者，彼放馬目眇。其御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罵此轅中馬曰蹇，此馬亦罵之曰眇。」其御不信，使往視之，目果眇焉。（出《論衡》）

季南

季南乘赤馬行，逢人乘白馬。白馬先鳴，赤馬應之。南謂從者曰：「白馬言，汝南見一黃馬，左目盲，是吾子，可令快行相及也。」須臾，果逢黃盲馬，白馬先鳴，盲馬應之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趙固

晉趙固所乘馬忽死，因問郭璞，璞曰：「可遣數十人，持竹竿東行三十里，有山陵林樹，便攪打之，當有一物出，急抱將歸。」於是如璞言，果得一物似猴。入門，見死馬，跳梁，走往死馬頭，噓吸其鼻，馬即能起，亦不見猴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韓晞

唐韓晞常知永豐倉。有一馬，乘來日久，遇過客有一蜀馬，齧頗甚。晞令取來，係於庭樹。晞謂客曰：「此小馬，豈能如此？但亦痛治耳。」晞市圍人善騎調惡馬，即令召之，遣取鞭轡。此馬怒目，斜睨於晞。忽然掣韁走上階，跑晞落床，屈膝於地，將齧之。時晞所乘馬，係在別柱。見此，亦掣斷韁，來齧此馬。遂齧數口，方得免。眾買此馬，殺而食之。晞自後彌愛其馬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江東客馬

頃歲，江東有一客，常乘一馬，頗有至性。客常於飲處醉甚，獨乘馬至半路，沉醉，從馬上倚著一樹而睡，久不動，直至五更。客奴尋覓，方始扶策，而馬當時倒地，久乃能起，病十餘日方愈。此人無何，以馬賣與宣州館家。經二年，客後得一職，奉使至宣州。知馬在焉，請乘此馬。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。既乘，遂躍此人於地，踐齧頗甚，眾救乃免。意恨其賣已也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陳璋

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，拜命於朝。李升時執政，謂璋曰：「吾將詣公賀，且求一女婿於公家。公其先歸，吾將至。」璋馳一赤馬而去。中路，馬蹶而墜。頃之，升至，璋扶疾而出。升坐少選即去。璋召馬數之曰：「吾以今日解官，又議親事，爾乃以是而墜我。畜生！」不忍即殺，使牽去，勿與芻秣，餓殺之。是夕，圍人竊具芻粟，馬視之而已，達旦不食。如是景曰：圍人以告，璋復曰語

之曰：「爾既知罪，吾赦爾。」馬跳躍而去。是夕，乃飲餼如故。璋後出鎮宣城，罷歸而薨。旬月，馬亦悲鳴而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](#) [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